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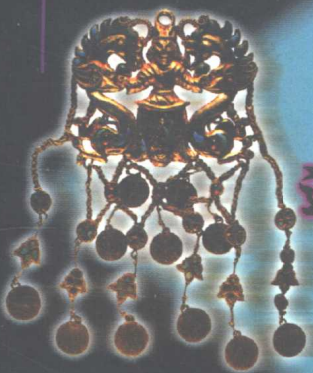
追访逝去的世界丛书



■ 马海云 陆筱砚 侯雍 著

日落长河

追踪中亚古代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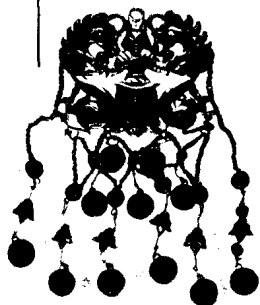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追访逝去的世界丛书



■ 马海云 陆筱砚 侯 雍 著



RI LUO CHANGHE

日落长河

追踪 中亚古代文明

重庆出版社



悠远的回音(导言)

了解自己的童年，追寻逝去的足迹，这是人类共同的心理。

那悠悠冥冥中的逝去的世界，那神秘面纱下的远古文明，引起了古往今来人们的无限遐想，并吸引着无数的旅行家、探险者、文人和考古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探险、寻宝的活动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缔造了考古学，考古学的产生又刺激了对古代文明的探索。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如今这神秘的面纱已经悄然撩开，那逝去的世界，又已开始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

回眸远古的世界，一幕幕壮丽的图景跃入我们的眼帘：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繁荣城邦、尼罗河畔法老的古埃及王国、爱琴海雅典人的海上霸业、欧罗巴荣光的罗马帝国、中国亘古的万里长城、美洲印加帝国庞大的交通网、西方古代的基督世界、东方古代的佛陀世界……，它们向我们述说着历史上人类历经的种种辉煌。

环顾远古的文明，一幅幅生动的文明生态景观展现我们的面前：大漠孤烟下的金字塔、碧海环绕中的爱琴神殿、漠漠黄土塬上的汉家陵阙、茫茫草原上的马背帝国、浓密热带雨林里的神秘国度、浩淼太平洋波涛中的巨石人像……，它们向我们展示着历史上人类创造的各种生态文明模





式，它们是从古老的山谷里荡来的悠远的回音。

人类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世界各地都有自己引以为荣的历史。我们这套丛书的宗旨，就是希望将这些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介绍给广大读者，将严谨、科学的内容与通俗、生动的表达方式相结合，搭起古代文明与普通读者之间的桥梁，希望读者与我们一起共同追寻逝去的文明，共同遨游神秘的世界，共同探索人类发展的明天。

人类从诞生至今，已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而文明的出现至今不过 5 千年左右的历史。但是，文明中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在它出现后这短短的数千年时间内，人类历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人类的物质文明也完成了巨大的飞跃。与此同时，也只有文明出现以后，我们周围客观世界的面貌才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文明是一把双刃的利剑，进步与痛苦常相伴随。我们在尽情享受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被迫吞咽随之共生的苦果。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明与生态史观。今天，我们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旅行者，不辞辛劳地追踪着遍布世界各地的文明踪迹。当我们驻足在夕阳下那一处处历经极度辉煌、却又遭毁弃的古代文明的残垣断壁前，环顾漠漠荒凉的大地，仰望无尽深邃的苍穹，不由地会产生无尽的思索：

它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它历经了怎样的盛世辉煌？

它衰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无限贪婪而引起的大规模毁灭战争？是人口过度地集中而引发

的大规模瘟疫?是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而导致资源耗竭?

它给我们今天的人类带来怎样的启迪,我们的文明之舟明天又将驶向何方?

希望我们能共同探索、共同思考。

罗二虎

2000年5月14日于成都

悠远的回音(导言)





目 录

序章 (1)

● 在亚洲大陆的腹地，有一片埋葬着岁月丰富留痕的土地，那就是中亚。

那里，昔日的绿洲、牧场渐渐变成黄沙漫漫；叮当的驼铃声，也掩不住寂寞与忧伤。

阴山下游牧族群的岩画，长城外古匈奴人的弯弓，天山南北悠悠的胡笳声……古代的中亚文明如月光下的精灵，在我们门外飘然走动……

第一章 在中亚细亚土地上 (6)

一 走进中亚 (6)

● 让我们走进中亚这片神奇的土地。

它的境内，有巍峨矗立的雪峰，有人鸟绝踪的旷漠，有河水湍急的峡谷，有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还有碧波荡漾鱼儿跳跃的湖泊……

中亚的文明史，就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舞台上揭开了序幕……





二 人与马 (9)

● 在中亚的大草原上，游牧人像往来过客一样，在草原上栖息、迁徙、雄踞，构成一条历史的长河，波澜壮阔。

天苍苍，野茫茫，广阔的大草原上驰骋着游牧人独特的身影……

马，成了游牧民的象征。

三 瀚海驼铃 (16)

● “塔克拉玛干”，据说是当地的维吾尔语音，意思是“鸟也飞不过去的地方”。

谁会想到，这令人恐怖的死亡之地，曾经是生命的海洋；漫漫黄沙，曾经是蔚蓝色的波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浩瀚大漠的深处，飘来一串清脆的驼铃声，打破了沉睡千万年的死寂……

一直到今天，那驼铃声仍在摇响……

四 以草原为床的长眠者 (26)

● 在古代游牧人的心目中，唯有世上跑得最快的鹿，才有资格追随宇宙中最辉煌、最富有生机的太阳。

广袤的大草原上，这些零星散布的鹿石、石人雕像，渐渐被岁月掩埋在历史深处。游牧族群是否要通过它们，向我们传达某些神秘的信息？

五 烽火连三月 (41)

● 回眸中亚古代历史，就如同一个人在高楼上俯瞰下面熙熙攘攘不断涌动的人群，人流瞬息

万变，无序又无规。

一群群的人聚在一处，混杂起来，倏尔又四散开去，消于无形。一些人突然向同一方向走去，随即又分开……

人群中不断发生结合、骚乱、屠杀和破坏……

六 今日神谕（50）

● 这是一片广阔的草原。草原上雄鹰展翅翱翔。

每当夜幕降临，月华如练，草原的某个角落就会传来狼群的呼号，那苍凉的叫声仿佛在讲述一个个古老的传说……

第二章 马背上的民族（54）

一 塞人觅踪（54）

● 他们的活动，不仅使西方诸民族颇为畏惧，而且对整个欧亚内大陆干燥地带民族的骑马民族进程化发生了巨大作用。

当年活动在寥廓的中亚大草原上的古代塞种人，曾经是沟通古希腊文明与黄河流域古老文明的一个中间人。

二 马背上的征战——匈奴（65）

● 古长城上燃起的狼烟，不断地向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发出警告：匈奴人来了。

是呵，他们来了。骑着剽悍的骏马，舞着强劲的弯弓，笳声连营起，马嘶似海洋。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到处驰骋着他们雄健的身姿……

然而，千百年以后，匈奴人四散于其它民族、





部落中，消失得没有一点痕迹……

三 突厥人的追忆（78）

● 突厥族最早游牧于中亚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来迁到高昌北山，这里风沙小，水草丰美，突厥人在这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今天，马儿已被驯服，人们也日渐安定，那茫茫草原，嘶嘶马鸣，还有那马背上的人儿，都已成昨日的画图……

第三章 穿越文明的脚步声（90）

一 天子游侠（90）

● 临风畅饮，弯弓射猎，疆域辽阔的国土上，到处驰骋着周穆王的身影。

黄河之滨，坐看潮起潮落；昆仑之巅，俯瞰云灭云生；塔什库尔干，与美丽多情的西王母相对把盏……何等地风流潇洒，器宇不凡。

历史将永远留下这位游侠天子的风采……

二 张骞凿空（94）

● 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身份出使中亚各国的，张骞当属第一人。

张骞一行，往西带去了中原的氤氲之气，往东带回西域各国的风雨如晦……

三 从班超到甘英……（101）

● 月黑风高，狂风怒号，班超率领 36 勇士悄悄潜向匈奴使者大营……

火仗风势，风助火威，匈奴营寨的熊熊大火，

烧红了中亚大地的半个天空……

班超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震动西域。

而在波涛涌动的波斯湾畔，森森水域让甘英
踌躇不前……

四 鸠摩罗什白马啸西风（107）

● 为了一个人，而引发了一场战争，鸠摩罗什的面子确也不小。

天空中突然雷鸣电闪，鸠摩罗什一惊，只见一道白光飞出马厩，如闪电一般飞向天空，留下一串萧萧马鸣的余音……

五 玄奘西游记（110）

● 一个漆黑的夜晚，黄河西部，凉州城下，三个黑影悄悄潜行出城……

在慧威大师的精心安排下，大唐高僧玄奘终于踏上了漫漫西行路……

第四章 追逐海市蜃楼（118）

一 “游移”的大泽（118）

● 罗布泊，一处已干涸的湖泊洼地。

它是一个内陆湖泊，千百年来，一直湮没无闻，静静地安卧于戈壁沙漠中，直到俄国探险家尼·米·普尔热瓦斯基的出现。

这个鹰勾鼻子的俄国人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个梦幻般的大泽，在不断进行着神奇的“游移”……





二 斯文·赫定的荒原情结 (120)

● 1894 年，在遥远的中国边境小镇喀什噶尔，出现了一个金色头发的欧洲青年，他就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在最孤寂无援的旅程中，赫定遇到了一只乌鸦。那乌鸦在沙丘上跳跃，当发现有人在注意它时，就鼓翅高飞，绕驼队盘旋一周，又飞向遥远的地平线……

赫定心想：它绝不会是特意来沙漠里寻开心的，它一定是和闐派出的迎宾使者……

三 失落的古城 (126)

● 昔日高大的城墙，被风沙侵蚀成为高低不平、时断时续的土台，矗立在荒漠中，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向苍天大地投下一抹苍凉的人生背影。

她安详地躺在棺木中，似乎早已料知在穿越时空之后，她将重见蓝天……

城已不再是原来的城，人也不再是曾经的人，但闪烁在眼中的希冀仍然坚定执著，那是黄沙所不能掩盖的青春的热情啊！

四 梦幻楼兰 (129)

● 昔日的楼兰城中，街巷纵横，商贾辐辏。东来西往的人们纷纷在此停留，以减缓旅途上的劳累，补充给养，随后再次踏上遥远的旅程……

公元 4 世纪前后，这座一直活跃于交通要道上的古城，竟然神秘地消失了。

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绿洲，变成了一片莽莽

无边的沙漠……

五 捕捉幻影的人 (136)

● 引领斯坦因走进东方学神秘殿堂的人，是匈牙利地质研究所所长拉约斯·德·洛克齐。此后，斯坦因先后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士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

初到敦煌，斯坦因就为这里所散发出的魅力所折服。这是一个聚宝盆，价值连城……

六 发现尼雅 (139)

● 一天，驼夫哈桑在当地偶然发现两块写满文字的木板。斯坦因拿过来一看，立即目瞪口呆……

庞大的驼队沿干涸的河床走向沙漠。干河床大都积起浮沙，而生命存在过的迹象仍然随处可见……

日落时分，斯坦因独自站在古尼雅沙漠的高岗上，巡视着这一大片谜一样沉静的古迹。他恍然觉得仿佛来到失事海船搁浅的海滩，水手们早已弃船亡命而去，只有樯橹犹存的沉舟仍然不向大海低头告饶……

七 红柳树畔的家园 (144)

● 在当地的土语中，“尼雅”是遥远的意思。尼雅废墟静静地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河流干涸，林木枯死，不见绿色。天上无飞鸟，地上无走兽，就连苍蝇、蚊子也见不到……

然而，在古遗址中，却能见到许多已枯萎的死红柳，大多被流沙所掩埋，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红柳沙丘……



第五章 丝路花雨 (154)

一 “丝路雄关 (156)

● 从小方盘城向西北瞭望，汉长城烽燧遗址如龙游瀚海，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中蜿蜒而去……

漫步在汉代城障坞壁周围，一座座雄伟的烽燧依旧巍然屹立在无垠的戈壁中，虎气雄风不减当年，仿佛手执戈矛的勇士刚刚登临过，战斗的硝烟尚未散尽……

阳关关城今已无存，据说，阳关旧址被水淹没，又被水流冲击过。当地人将这片四五公里见方、被水冲刷过的凹地，称为“古董滩”……

二 火焰山下 (161)

● 传说，当年孙悟空大闹天空时，踢翻老君丹炉，滚落人间，便形成了这座“火焰山”。

火焰山横卧于吐鲁番盆地北部，山岩呈红色，在阳光下更显得红光闪耀，烟雾缭绕……

火焰山下的高昌故国，如同一个神圣的梦境，令踏上这片土地的后来者浮想联翩……

三 帕米尔古道与“公主堡”的传说 (165)

● 两个带队的军官精疲力竭，挣扎着站起来，倚靠洞口，向着东方的大唐国土作最后的致敬……这两位尽忠职守的军官，就这样永远和千年不化的冰峰冻结在一起……

后来，曾有一个吉尔吉斯商人到达这个“死



亡之谷”。半夜里，他忽然被一声“咚”的巨响惊醒，他跳起来拿枪警戒，经过一番搜索，他发现一个闪闪发亮的圆桶……

他拨开冻尸，正要开箱时，忽然从暗处窜出一个全身黑毛的巨人，边吼边向他扑过来……

四 天马的故乡（173）

● 乌孙故国何处寻，牧人遥指伊丽水。

乌孙地区地势平坦，水草丰美，湿润多雨，盛产良马。

汉武帝时，乌孙昆莫遣使数十人，携良马数十匹至长安。汉武帝见乌孙马高大雄壮，且奔跑极快，十分高兴，赐誉为“天马”。由此，乌孙国被视为天马的故乡……

五 丝绸路上的奇女子（179）

● 阿史那公主完婚之日，长安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作坊停工，商贾罢市，龟兹鼓乐响彻云霄，人们跳起“苏幕遮”舞，热闹非凡……

金城公主生下太子赤松德赞时，拉朗公主假装上前亲昵，竟将太子夺去，并声称是自己所生……

和卓贵人把美丽的沙枣花敬献给乾隆，皇上随口赞道：“和卓女，献奇花，国色天香。”她立即答曰：“高宗帝，安四方，万民之尊。”……

六 死人枯骨——丝绸之路的标识（189）

● 穿行丝绸之路所要经历的艰难险阻，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唯有那散落于丝路沿途的皑皑白骨，才能向我们诉说无尽的艰辛……

那些散落于路上的死去者的枯骨，无论是动





物(骆驼)的，或是人类的，都已成为丝绸之路的标识，成为丝路留痕……

七 沟通文明的桥梁 (191)

● 这条联结着东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通道，以中国的丝绸命名，是历史的必然。

而这条通道的最初命名者，却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从此，“丝绸之路”一词，扬名全世界……

张骞通西域后，使横贯亚州的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畅通和繁荣。而从此，丝绸之路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进行丝绸贸易的商道，而成为沟通东西方世界的桥梁。

结语 文明的十字路口 (196)

● 不断的贸易，使得文化的交流如涓涓长流，滋润着东西文化两棵大树枝叶茂盛，长绿至今。

中亚是一座桥，桥的两端好风好景，而桥的本身不也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吗？

主要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03)

编辑手记 (205)



序 章

在信息化和市场化日益普及的今天，遥想先贤们当年对人类大同世界的设想，似乎离人类更为遥远了。真担心人类迟早有一天，会因价值信仰的冲突，而“文明”地毁坏这个世界。

于是，有人以西方的人文主义救之，以东方的儒学救之，以基督教的神谕救之……

但似乎遗忘了这样一个地方——中亚。中亚地处亚洲的心脏，所以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和见证。亚洲西部、地中海、东欧甚至南亚的文明或民族都经过中亚地带向东方传播和迁徙。与此相映成辉的是，东方文化和民族（主要是中国）也沿着中亚这一走廊建立了通向西方的大道。如今，昔日的绿洲、牧场渐渐变成黄沙漫漫，叮当的驼铃声也掩不住寂寞与忧伤。

人们无法割裂历史。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在阿姆河上游发现的著名的捷希克·塔什古人，就是中亚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见证。

中亚虽不能说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但至少也是雅利安人和突厥人的摇篮。相对于现代来说，中亚文明也许算是“古迹”了，这似乎暗示着这样的文明已经“过时”或至少已被别的文明所取代。

的确如此吗？





澳大利亚科学家考察发现，人类在 86 万年前已懂得造船，懂得横渡海洋，而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沟通也相当有效率。这项发现将人类这方面的文明推前最少 80 万年。

科学家说，那需要复杂的操舵及航海的技巧，因此，现代人并不比他们聪明多少。

我们无法不承认，中亚文明在昔时曾拥有过辉煌和荣耀。但是，人们总以为古不如今。有谁知道，昔日骑在马背上从一个驿站漂泊到下一个驿站的中亚族群，他们一定也渴望飞跃，也知道会迷失方向，也会在满月的夜晚仰望苍穹而失眠？而那樣的夜晚，是怎样的月华如水，芳草凄迷呵！

前些年流行“现代主义”，这些年则是“后现代”之类，其热情和当年人们钟情俄苏文化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常常相信人类文明是一步步前进的，于是不断用新的理念去论古说今，好像一旦进入那个话语场，便走进了真理。但现实是最好的老师，人们对许多文化的解读造成的误会和曲解，使我们真正感到，人类还处于童年。

古老的丝绸之路仍然在绵延着，然而这是跨越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绵延；古老的楼兰城于本世纪初“探险年代”从探险家手中苏醒，这个世纪之谜吸引人的程度不亚于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中亚文明遗迹，让人觉得：人类假如想要看到自己的渺小，并不需要仰视繁星密布的无限苍穹，只要看一看在我们之前几千年就存在过、繁荣过的古代文明就足够了。

在中亚古代族群眼里，相对于现代来说，文明或许就是人们丢弃的塑料杯，是汽车废气中的